

反對哲學科學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世界知識叢書之九冊
杜·I·拉烏度等著
若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九十三之書叢識知界世

義主界世的中藝文學科學哲對反

著 等 度 烏 拉 · I

譯 若 杜

版 出 社 識 知 界 世 海 上

月 二 十 年 ○ 五 九 一

反對哲學科學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世界知識叢書之卅九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

原著者 I · 拉烏度等

譯者 杜若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〇)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〇)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總經理 孫孝吉 左

基本定價每冊四元一角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

上海造(1)0001—5000

目 錄

反對社會科學中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與客觀主義

I · 拉烏度

一

一、科學中的黨的精神

一

二、羅國的反世界主義鬥爭問題

二一

三、世界主義在過去的羅國思想界

二五

四、學習蘇聯文化人的鬥爭經驗

三七

藝術與階級

哈利·馬特爾 馬爾文·雷斯

五二

一、藝術在當前和平鬥爭中的任務

五二

二、藝術與社會

五六

三、現實主義與資本主義文化中的危機

六二

四、藝術中的民族與國際成分

七一

五、論藝術中的「現代主義」

七四

六、走向人民的藝術

八二

譯後記

八七

反對社會科學中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

與客觀主義（註一）

I 拉烏度

一 科學中的黨的精神

我黨（指羅馬尼亞工人黨，下同——譯者註）在科學園地內活動的基本問題，是爭取科學中黨的精神的問題。我們的科學活動能夠對於世界及其變化兩者正確地說達到如何程度，祇在於我們忠實於黨的精神到如何程度。換句話說，在社會進步的事業及它的科學價值中的這種活動的重要性，依賴於黨的精神在科學中的一貫的與堅決的引用。

科學中的黨的精神，黨的態度，究竟是什麼意義呢？這個觀念的內容，列寧在他的活動一開始的時候，曾下了一個定義。在他的「司徒魯威書中的民粹派的經濟內容及其批評」一書中，我們讀到下列的話：

「唯物主義，講起來，含蘊着黨的精神的意義，使我們不得不我們在對一件事的鑑賞當中，

（註一）本文發表於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理論與政治機關雜誌「階級鬥爭」（Lupta Clasa）一九四九年第四號上。

直接和乾脆地站在一定社會羣的觀點上」(註二)。

在他的著名的論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列寧詳細討論文學中的黨的精神問題。他所提出的原則，到同樣程度，也是對於科學是妥適有效的。

直接和乾脆地黨於一定的社會羣，並在科學活動中，接受這一社會羣的概念，作為職權的範圍，這就是黨的精神所具的意義。

「這個黨底文學原則到底是什麼呢？」列寧問。「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事業，不但不可能是幾個人或某一社會羣賺錢的工具，而且一般地它不能是個人的，脫離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事情。……文學事業應該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註三)。

在討論文學的自由問題中，列寧接下去表示，布爾什維克所需要的出版自由，既是從警察下解放出來的意義，又是從資本解放出來的意義。自由的觀念，必須一種新的性質，其意義就是從資本主義的勢力中解放出來的文學。同時，列寧討論到科學及科學家從無政府狀態的資產階級精

(註二)「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三八〇頁至三八一頁。

(註三)根據周揚譯「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第二〇一頁。

神解放出來的重要性。

「你們對資產階級的出版人是否自由的？作家先生！對要求你在鏡框子裏和畫圖裏作春宮畫、娼妓，作爲『神聖的』舞台藝術『補充』的資產階級的觀衆是否自由？……生活在社會裏而要脫離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註四）。

根據列寧、斯大林的黨的精神觀，它意味着採取一個清楚、堅決、不含糊的站在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立場。

某些文化人十分錯誤地認爲，只有無產階級在科學中有一種黨的態度，而資產階級對科學與文學却有公正的態度。實際上，在鬥爭中，這兩個社會階級的任何一方的觀點，都以這一種或那一種形式反映於藝術、文學或科學的任何著作中；差別僅在於這一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公開宣佈這一點，而資產階級則把它隱瞞起來。

沒有社會以外的公正的科學，這意義也就是說，階級鬥爭以外沒有科學；社會衝突之外沒有科學。列寧說：

（註四）同上書第二〇三頁。

「在僱傭奴隸制度的社會裏，期望公正科學，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廠主在應否以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資的問題上持公正態度一樣」（註五）。

應該指出的，如果資產階級以前會對資產階級科學的客觀性抱有幻想，成功到某種程度，然而這件事現在却愈過而愈困難，甚至已不可能。在目前的時候，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的園地內，實行一種越來越厲害的攻勢政策。在國際規模內的階級鬥爭的異常的尖銳化，不得不使資產階級脫掉了公正的假面具，這種假面具，它在科學園地中，以前是用來作為偽裝的。

只須舉出少數幾個例證，就足夠證明在科學活動的各種園地中，資產階級的階級觀如何成為公開了。

最近舉行於斯德哥爾摩的第八屆遺傳學的生物學家大會中，關於政治干涉科學問題，曾發表不少的義憤填胸與嚴厲的說話。但同時，關於芥臭液的防止發酵作用的方法，關於由於原子彈爆發的結果所引起的遺傳上變化以及關於婦女的人工懷孕等，却發表了詳細公告。資產階級的「博學之士」們之一，主張社會經濟環境決定於染色體，而另一位則立即聲明「一個俄國人不能和英國人立於平等地位，正如黑人不能和白人立於平等地位一樣。」

我們無需有很大的科學敏銳的眼光，即可以認識出，在這種吃人的「理論」中，有着密切與

（註五）列寧着：「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美帝國主義結合起來的納粹種族理論。

美國康納爾大學的兩個教授皮爾遜 (Pearson) 和哈潑爾 (Harper)，在他們合著的一本書中說，由於土壤的耗竭，我們的地球不能被九億以上的人口居住，而它的人口却總共達到二十三億五千萬人。他們提出了一個減少全球人口的計劃，以對抗該書兩作者所說的「力主全球無人口過剩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兒，我們有了一個擁護一次新的世界大屠殺的「科學」的觀點；一個煽起一次世界戰爭的帝國主義罪惡政策的意識形態上的辯護！

資產階級的科學家現正滑了腳，跌到蒙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下坡的路上去。很多的資產階級的博學之士，業已公開地站到了不加隱瞞的鬼神主義 (Theism) 的陣營中去。

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愛丁頓 (Eddington) 力言物理學定律與定量，決不是以代表客觀的現實，而是主觀的，和能以演繹的方法計算出來的。他曾發表過荒謬怪誕全然反科學的聲明，說他已成功把宇宙中的質子 (Proton) 數目，極精確地計算出來。

資產階級的其他科學家則回歸到最原始的、反科學的宇宙創造論，甚至計算它的精確的年代。

一切這些理論都不過是一種反動的企圖，想把科學來聽信神主義和神秘主義任意使用。

資產階級的很多科學代表已採取了公開反蘇、反共和反和平的立場，這一態度，直接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世界統治和工資奴隸制而辯護。

資產階級科學家公開保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它的階級利益，是完全不足驚異的。

各報最近登載有關美國科學工作團體的詳細消息。這兒是幾個詳細消息的例證。在戰前年代，美就科學家總數一半以上，被僱傭於美國大的工業、金融、及商業企業。關於科學研究的總經費，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由美國託辣斯及公司直接支出。今天，情形更壞的是，幾乎全部美國大學的科學委員會受着二百家的大獨佔公司的監督。

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美國政府爲了科學的需要分配了六億三千二百萬的經費。在一筆總數中，百分之四十二供海軍科學研究費之用，百分之三十八，供陸軍研究費之用。不但是也，有五億的經費，是用於有關原子能部門的研究的。

這些數字證明資產階級科學家的蒙昧主義及反動的態度，決不僅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它到某種很大的程度，是受帝國主義獨佔企業貼補及控制科學團體及科學家的結果。

資本主義世界科學的情勢，美國出版家昂格爾（Angell）曾公正者說明它的特徵：「許多試驗室的受到軍事管制，不可避免地走向原子彈及傳染病的有意散播，而不是走向原子的豐裕生活和疾病的撲滅。科學軍事化的必然結果，是有着毒氣室、機械化火葬場、及最新式的人類集體屠殺的納粹滅絕種族的集中營。」

資產階級的這種科學情勢，科學家及科學機關的這種屈服於最侵略的帝國主義，一定使我國（指羅馬尼亞——譯者）極多數的知識分子有所聽聞。某些知識分子現在仍很天真者講到當代科

學的具有「世界」性，講到和帝國主義各國交換科學價值的需要。對於這些天真的人民，我們應該提出這種的問題：你們要我們和誰締結科學的同盟？進步科學的代表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嘴巴已經被封起來，剝奪了他們繼續科學活動的可能性；審判已爲他們而設。你們要和誰去共同建設「世界性」科學的呢？難道是和原子託陳斯的從事科學的工資奴隸們麼？難道是和美國海軍科學部門的專家麼？難道是和那些把生物學、哲學、物理學、化學、甚至是「純粹」數學，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蒙昧主義任意支配的人麼？

當然，我們要和一切國家的科學家，作有創造性的合作，但這只有在一切國家的科學到了不再受它的帝國主義的匿名社員的束縛及絕對地受着人類進步的任意支配的時候，才有可能。

由於世界一大部分仍被資本統治這一事實，世界今天分裂成爲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這種分裂也反映於科學的、文學的及藝術的園地中。

在這一類的複雜情勢中，進步的科學家更比尋常需要有一指導的線索。這個指導線索就是黨的精神；那就是說，和無產階級站一起的、和它的鬥爭、以及和它自己安排的高尚的目的在一起的，是一個明白、斷然及堅決的立場。

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和客觀主義是兩個離開科學中黨的精神的最危險的偏差形式。

世界主義所具的意義是什麼呢？

世界主義是和愛國主義相反的，它是愛國主義的否定。世界主義宣傳對一個人的國家及其人

民的命運，全然漠不關心。它否定一個人的對他的人民及國家的公民及道德的責任。它培養對人民的輕視、特別對勞動人民的輕視而向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文化」叩頭。

一世紀以前，馬克思就指出世界主義的社會經濟的基礎。「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他寫道，「業已退化成爲純粹的欺騙，因爲它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業已到達到一個世界主義的階段」（註六）。

列寧在講到世界主義的根源這同一問題時，也曾經這樣說過：

「……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的同盟，一個爲了保衛不知有國家的資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組織起來的同盟，業已在好多世界史的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插曲中，證明資本把遍全世界的資本家結成防守同盟來反對勞動人民，視爲高於他們的國家、人民及其他等等的利益之上」（註七）。

遍全世界的資本家的神聖同盟，視爲高出於祖國的一切利益之上，以便用來作反對勞動人民的鬥爭——這就是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真正的內容。

在過去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屢見不鮮地以偽裝形式表現出來。今天，在尖銳化的世

（註六）「馬恩文庫」俄文版第三卷第三五五頁。

（註七）「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四頁。

界規模的階級鬥爭條件下，當美帝國主義從事爭取世界霸權的猛烈鬥爭以及爲了這個目的而使用一切手段來消滅各民族主權的時候，世界主義已經變爲一般的帝國主義以及特殊的美帝國主義表現戰鬥意識形態的主要形式。

世界主義是美帝國主義政治軍事擴張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它是被帝國主義者作爲瓦解那些成爲美國擴張目標的國家的各種愛國勢力之用。它的在損毀民族主權及獨立觀念。由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線和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以及爭取民主和平的主要力量，世界主義以無比的熱誠，追求着達成損毀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優越性的任務。

在世界政治上，世界主義是被利用來作爲宣傳擁護歐洲合衆國、世界政府等等之用，這一目的是絕對地爲了對損毀民族的主權、保障美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以及帝國主義侵略準備，能够鋪平了一條道路。

民族主權的觀念，是世界政治範圍內的世界主義開火瞄準的主要目標。

美國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博學之士」和歌頌者的某一卡爾 (Karr)，曾僞善地說過：「人口中壓倒多數的人，對任何國家都感覺沒有什麼隸屬關係。」

另一個「博學之士」貝克爾 (Becker) 無恥地講及所謂「有作用的國際主義」，意圖「在不知不覺中，制限獨立自主國家的獨立。」

勃魯姆 (註八) 拉斯基 (註九) 及其他右翼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也列入反對各民族主權的

世界主義的熱情宣揚者之林。

根據拉斯基的學說，各民族的主權業已成爲「一個明顯的過時貨，」貝文力言，在目前的時候，一個「歐洲的」（應該說，美國的）憲法，必須拿來代替英、法、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及其他國家的憲法。」

但對這一個問題集其大成的，是美國芝加哥國際公法教授萊脫（Prof. K. R. Lattin）。他率直地宣稱：「原子和其他種類的現代軍器，使有絕對主權的國家成爲過時貨，正如中世紀的封建公國一樣。」

這是世界主義的真正的面貌，而這些也就是它的真正目的！要點僅是借助於原子彈及一其他種類的現代軍器」來毀滅獨立自主的國家，合併於「美國帝國」之內。只有天真的人民才會想像，反對世界主義的鬥爭，是限於理論的和抽象的觀點辯論上的。實際上，要點是在於世界各民族的獨立自主的存在，他們的自由與生活上的。

世界主義通過什麼樣的途徑而滲入知識界，已爲人所周知的事：這些就是服役及叩頭於資產階級的文化，亂說進步科學家應該和資產階級反動科學代表及民族虛無主義代表，交換意見等；換句話說，這就是對歷史中及各民族文化上有價值和有進步性的東西的否定，人民語言和它的爭

（註八）勃魯姆（Blum），法社會黨領袖，今年三月逝世。

（註九）拉斯基（Laski），英國倫敦大學的教授，工黨的理論家，已於今年上半年逝世。

取解放鬥爭的歷史的輕視，仇視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不承認新的和在發展中的東西，以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來代替黨的精神，這種客觀主義，是不顧及在社會主義進步文化與資產階級反動文化間，有霄壤之別的。

反世界主義的鬥爭問題，最近曾被我黨尖銳地提出。但這意思並不是說，反世界主義的鬥爭，還是一件新的事件。那些沒有下充分苦功，研究我們的經典著作的人，往往認為問題中的要點，是一些偏差的問題，是對世界主義的改變態度問題，是一個我們對民族文化的態度問題及其他等等。然而決不是這類的問題。我們反世界主義的鬥爭是從馬、列主義關於這一問題的立場出發。

有些人往往由於無知或惡意，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混淆起來。世界主義是根據於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而國際主義根本上就是代表遍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世界主義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狹隘的帝國主義——譯者註）和特殊的美國民族主義醜惡的一面。國際主義是民族主義不可調和的敵人。

我們將簡短地提一提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關於祖國、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所採取的態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說話已為人所周知：即「工人沒有祖國，不能從他們那兒，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註十）。

爲反對共產主義而發的很多謊話與誹謗，環繞着這句大膽的說話而杜撰出來。但誰只要透澈地研究馬克思一下，就曉得當馬克思宣稱工人沒有祖國的時候，他是指當時工人仍在剝削階級支配下，是指當時在鬥爭中的勞動階級，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一樣，仍在把自己提高成爲一個民族的階級這一情勢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提及無產階級有擺脫剝削階級的壓制，贏得一個真正的祖國的必要。顯然，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肯定命題，和否定愛國主義，決無共同之點。列寧在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指點祖國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指點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性質和資產階級的偽愛國主義極不相同。「祖國，」列寧說，「那就是說，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環境，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最主要有力的因素。……無產階級不能對於它的鬥爭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條件，一直是不知不覺和冷淡的，因而它也不能對於它的國家的命運，一直是冷淡的。但它的國家的這種命運，和它有關的，只在這些命運是有關階級鬥爭的部分，而不是信賴那個出自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口中絕對地不堪入耳的任何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註十一）。

無產階級，像列寧所教導我們的一樣，懷抱着民族的自豪的感覺。但它的民族自豪心是建立於對過去遺產的批判態度。在每一民族的過去，列寧區別出兩種文化，那就是一種進步的文化和

（註十）「共產黨宣言」第四七頁。（解放社一九四九年九月版。）

（註十一）「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五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一種反動的文化。

在他的「論大俄羅斯民族自豪心」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列寧討論到覺悟的無產階級所了解於的民族自豪的感覺。他表明俄羅斯覺悟的無產階級拿這樣的事實，就是在俄羅斯人民中間，會出了拉吉歇夫(註十二)、十二月黨人、十九世紀的偉大民主革命黨人這些人，以及俄國也會創造了革命階級和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來引以為自豪。但是由於俄國無產階級懷抱這種自豪的感覺，它特別憎恨自己的奴隸的過去，認為除開用鬥爭的手段、用反對帝制、大地主及資本家的一切革命手段外，人們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的，因為這些人是人們自己國家內的最殘暴的敵人。

愛國主義、愛勞動人民、愛國家過去的一切有價值和進步的人們，憎恨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包括本「屆」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在內)——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關於愛國主義的立場。

馬、列主義的教訓，是我黨關於祖國和愛國主義問題政策的根源。

「我們愛這個家——我們的國家——即使在過去當我們在統治者的皮鞭下面，在國家內做着苦工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我們所憎恨的和我們鬥爭所要打倒的，就是這些統治者。可是現在人民已成爲國家的主人了。我們現在和將來，要用怎樣的熱情和愛來工作，使它成爲更美麗的更富

(註十二)拉吉歇夫(Radischev1749—1802)，俄國有名作家，在喀切林娜二世時，即高聲疾呼反對農奴制，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中，描寫了農奴制的慘酷，喀切林娜下令把這本書燒燬了，拉氏以此被判死刑，以後改以苦役代替。(錄自中譯「大俄羅斯民族自豪心」下的註解。)